



女作家爱心系列

池莉

怎么爱你
也不够

□ 女作家爱心系列

怎么爱你也不够

□ 池莉

□ 珠海出版社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怎么爱你也不够/池 莉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4.9

ISBN7—80607—025—7

I. 怎…

II. 池…

III. 散文—当代

IV. I · 10

怎么爱你也不够

池 莉著

终 审:成 平

策 划:成 平 吕唯唯

责任编辑:胡的清

装帧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32821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6.5 字数:110千字

版 次: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9500

ISBN7—80607—025—7/I · 10

定 价:6.80元(简精装)



池莉

池莉,女,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以写小说为主,兼及散文和影视文学。有小说集《烦恼人生》、《太阳出世》、《预谋杀人》等及散文集《实话》。曾做过教师,医生,文学编辑,只有一种职业是永恒的——我女儿的妈妈。

——献给我的女儿

小文曲舞餘韻

第一章

我是八年前结婚的，偷偷结的婚。因为那时我还在武汉大学读书。那是最后一学期，也是我意志最薄弱的一年。我从十六岁多离开家门上山下乡当知青，后来读医学院，后来又投考武汉大学。我对多年的集体宿舍生活已经厌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渴望有一个家，家里只有爱人和我。我可以随心所欲穿很随便的衣服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以最轻松的姿式歪在床上看书，写作时不必遮掩稿纸，独自拥有一张阔大漂亮的写字桌。哦！我太想了，以致于恹恹成病，回到宿舍就烦躁不堪，食欲日渐减退。吓得我的男朋友连连惊呼：你怎么啦！怎么啦！

记得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霉气熏人的宿舍只

有我一个。我抓紧这难得的安静时刻趴在床沿上写作业，写着写着只觉得脚下痒痒的。开始我没在意，一会儿腿也痒起来。忽然，有什么东西以十分清晰的线性方向爬进我的大腿。我悚然一惊，跳了起来，举目一看，天哪：满地密密麻麻的灰色小虫。武汉人叫它们豌豆虫。我的双脚便淹没在豌豆虫里。我大叫一声，眼泪不由自主哗哗直流。我仓惶地爬上床，发现床上也有虫。我爬上桌子，踮脚站在那儿，抽抽嗒嗒痛哭。我从一张桌子跳到另一张桌子，脚不沾地地将自己移到了走廊，我一把抓起电话拨了我男朋友家的号码。

二十分钟之后我男朋友赶到了。他将我从桌子上扛下来，一直扛着往外走，说：“好了，我们这就结婚。”

就这样，我从此便离开了单身宿舍，瞒着学校，找一个熟人开了结婚证。结婚了。

我们没有度蜜月。结婚的第二天清早我便背着书包去上学。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只要有同学回头，不管是不是看我，我都脸红。

按照人之常情，结婚就会考虑生孩子的问题。但象我这种情形，却根本不用考虑，当然是不能要孩子的了。

在中文系的最后一个学期里，我心中藏着秘密，满嘴是谎话，但却是白白胖胖，英姿飒爽地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

毕业后我在武汉市文联《芳草》文学月刊做编辑。总不能刚刚工作连编辑业务都不熟悉就生孩子吧？于是，我就将百倍热情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我这个人从小就是个好孩子。被人夸奖惯了，便惯出了一种脾气。往好听的地方说，是事业心；往不好听的地方说，是虚荣心。事事不甘人后，干什么都得显出自己的价值。甚至为此可以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仅仅是为了在文联做个好编辑，生孩子的计划便被一推再推。

一年多过去，看来编辑还做得不错，游刃有余了。按说该生孩子吧，可我觉得我应该写小说了。

当有一日我沐身净手，铺开稿纸，在上面写下一个中篇小说的题目《烦恼人生》的时候，我突然放下手中的笔，奔到窗前，望着绿树蓝天，心酸而又幸福地流下泪来。

我热爱写作。自小就热爱。无论是做知青的时候是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还是在身患重病的时候，我都在写。我在1978年发表了第一首长诗。那时我在冶金医学院读书，是为了学校诗歌朗诵会而应急写作的。写得非常随意，没料到一举成功。后来这首诗由一位男同学在武钢剧院登台朗诵，我坐在观众席，耳边是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我自豪得要命。

不久后的一天，我们在学校义务劳动，一个漂亮女人穿过大操场朝我娉娉婷婷地走过来。我心中掠过一道

闪电：来了！我预感到她是某个文学刊物的编辑，找我约稿来了。

果然，这个女人站在我面前，微笑着说：“请为我们的刊物写点诗歌好吗？”

我说：“好的。”我也对她微笑了。

我当然见过许多漂亮女人。从那天以后，十六年匆匆过去了，数不清的光彩照人的女性被我记忆的灰尘所淹没。唯有那个叫小阍的女编辑依然靓靓地站在我的心中。毫无疑问，她是我认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她的微笑也是我生平所见的最动人的微笑。

从此，我的写作便一发而不可收。自1978年到1982年，我活跃在省市文坛上，作品连连获奖，小说集子进了印刷厂，国内许多大刊物的约稿信接二连三地飞来。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病倒了，住了医院，动了手术。正如俗话说的，祸不单行，天灾未了，人祸又至。打击接踵而来，我被迫封了笔。

笔是封了，可对文学创作热爱与向往的那颗心却依旧跳动。

三年后重又提笔，那仇恨，那欢欣，那百种感觉交集冲撞。我一口气刷拉拉写完了《烦恼人生》，我一点也不怀疑它是个好作品。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社会接不接受它，但我珍惜它，我固执地认为我的《烦恼人生》是个好东西。

我怀着一种近乎复仇的情绪写作，日夜伏案，沉醉

其中，我几乎忘掉了自己是个女人，几乎忘掉自己已经结婚几年却依旧小腹平坦。邻居和亲朋好友异样的目光和婉转的提醒全都不能动摇我不要孩子的决心。

不要孩子的这个决定，还不仅仅是出于写作的需要，还有许多微妙的心理因素使然。其中之一就是我害怕生孩子。我是学医出生的，在妇产科当过几个月实习医生，亲手接过生。我真被那种疼痛和鲜血吓破了胆。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一群女同学成为激烈的女权主义者，经常聚会，慷慨激昂，甚至指责苍天不公，为什么不让男人怀孕生孩子？

此外，住房的狭窄，经济上的不宽裕，都是不要孩子的因素。总之，对于生孩子我只有一种姿态，那就是拒绝。

现在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坚冰是从哪一刻开始融化的。过三十岁生日的那一天，我在镜子里端详女人三十的模样，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因为新添皱纹而感伤，我唯一想的是：如果我现在生孩子，已经是高龄初产妇了。从书本上学到的关于高龄初产妇的预言象蛇样爬进我的心里，从此怎么也驱赶不走它。

我开始长时间地倚靠在阳台栏杆上，望着马路上的行人。我仿佛若有所思，其实心中空洞无物，什么也没想。黄昏的浓荫里走过一个孕妇，穿着漂亮的孕妇裙，慵懒而又自信地依傍着她的丈夫。不一会儿，又走过一个

孕妇和她的丈夫。她们的脸无论漂亮与否却都拥有一种女皇般的神气。我被她们深深吸引，告诉丈夫我非常羡慕这些孕妇。丈夫说：“何必羡慕她们？”丈夫笑着刮了我的鼻尖，我立刻领悟到了他的意思。

我的任性充分表现了出来，一旦拥有了某个念头，便不顾一切要达到目的。重重困难重重顾虑都被我置之脑后，就连写作也被我搁到了一边。为什么写？要事业做甚？要名利做甚？要江山做甚？——如果身为女人却做不了孕妇生不了孩子，那岂不白做了一场女人！

我像一个没有子嗣的皇帝一样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朝思暮想要一个孩子。原来我一直坚信自己是一个正常的女性，可当我要孩子时却连续两个月希望落空。我皱起了眉头，有了难言的心事，要孩子的心情加倍急切起来。原来这是上天给我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也许是为了惩罚我对它一贯的不恭。

那是初春时节，天上下着雨，我居住的绿树成荫的水果湖格外清澄明净。我从水果湖省直机关门诊出来，手里拿着妊娠试验的化验单，那上面盖着个鲜红可爱的“十”字。我怀孕了。我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走着，向所有行人微微含笑，心中柔情似水。我想那天即便天塌下来了我也会面不改色心不跳。我体味到了一种女人的幸福，我非常非常感谢我的孩子在他生命萌芽的时候便给了我这幸福的感觉。

晚上，我试图把心底幸福感转达给我丈夫。他却一

味傻笑。他也万分高兴，又说又笑，可他体验不到那种特殊的幸福感，可怜的男人。我这才明白苍天是多么公平。我恭顺地仰望苍天，祈求它让我的孩子健康成长，聪明漂亮，顺顺当当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第二章

天遂人愿，我怀孕了。

我享受到了丈夫细心的呵护：你想吃什么？你别太累了！下楼梯时千万当心哪！等等。每当这时候，我心里头就特别滋润——女人真是好哄，明知只是一句甜话儿，可人生此刻就是想要这种话。

我穿上了镶花边的漂亮孕妇裙。

我也由丈夫陪着每天在薄暮的湖边散步。总之，在我未怀孕之前十分女孩子气的十分虚荣地向往的东西大都得到了。我得承认的是，这些小情调小细节是有它的乐趣的，它甚至会让一个女孩子感到幸福。然而当你怀了孕你就不再是女孩子了，怀孕才真正是女人的分水岭。当初孕的喜悦还没有过去，实实在在必须以女人身份去

处理的现实问题便涌现出来。

首先是关于我国的国策计划生育问题。

从前以为计划生育就是街上的宣传画：只生一个好。以为我与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任何矛盾：我当然只生一个。但是我没想到怀孕之前是必须申请生育指标的，有了指标才能怀孕。可是怀孕纯粹是件私事，并且没有怀孕之前哪个女人敢肯定自己一定能怀孕？这真是滑稽和令人尴尬。我只得暴露自己的秘密，宣布已经怀孕。这下我听到一句可怕的话：还不知道今年我们单位有没有指标呢。原来生育指标由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控制，光控制生一胎还不够严密，同时还有在一定时间内人口的密度问题。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指标，我的孩子就不能出生。顿时我的喜悦被吓跑了一大半。

好在我们单位的同事十分帮忙，替我去政府基层部门计生办补要了一个指标。一场虚惊之后，我拿到了一张巴掌大的发黄的纸片，上面字迹十分模糊，但有一个鲜红的公章。于是，我们就开始在武汉市管生孩子的各种部门奔走，领取各种卡片和小本本，交纳各种费用。由于没有经验，我们跑了很多冤枉路，挨了好一些小办事员的呵斥。不用说，剩下的那点儿喜悦早被劳累所替代。我大略计算了一下，连同孩子出生以后上户口，办独生子女证，办医疗证，办粮油关系等等跑的路程加起来等于地球的半径，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两万多公里。为了一个孩子合法地出生合法地成为一个社会人，我们居

然跑了这么多的路，并且到处对各色人等撕破脸皮诉说我要怀孕生孩子等等。

知道我怀孕了，有些朋友说：祝贺你。她们用嘲讽的语气说“祝贺”这个词。接着她们警告我：怀孕生养要几年，要多少精力，事业怎么办？怀孕会损坏体型和皮肤，一个女人有几日青春？怀孕生养得要是有钱，没钱岂不让孩子受苦穷？八十年代的年轻人难道还不会潇洒一点？要孩子做什么？

我受到了比较强烈的震动，我惊愕地望着朋友们，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总是与时代不同步？人家都那么样，我却偏这么样。都八十年代末了，女人们在纷纷觉醒，一部分知识妇女虽然没有经历过生儿育女的过程，却已经从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总结出了经验教训，并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生活。而我，居然对别人的经验教训不闻不问，自己想要个孩子就要了。仅仅就为了那个“想”字。

不过，我并不后悔。

虽然我不后悔，但我明白朋友的忠告也不是危言耸听。实际生活的确比她们说的更严酷。

没钱首先是个大困难。我们的小家庭是一穷二白的。结婚时我们两人的积蓄加一块不够买套家俱。结婚时也仅仅只有一套家俱。家俱的抽屉和衣橱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空荡荡的，我们没有东西可装。这个时候中国的婚

礼普遍已经比较豪华了，一般总要有彩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什么的。我们什么也没有。我并不是一个喜欢贫穷的人，但在当时，我为我们的清贫自豪，同时也把它当作人生奋斗的动力。可现在我的孩子要来了，我们依然一穷二白，到时候万一需要钱，家里连能够卖出钱来的东西都没有，怎么办？孩子不是小猫小狗，是个人，他一出世就得穿衣服。可笑的是在我怀孕之前和怀孕之初根本就没想到这个问题，好象孩子的衣服会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好在我比较及时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虚幻，就去着手准备孩子的衣物，许多次，在商店里，在婴儿用品柜台前，我徘徊着不敢靠近，东西太贵了，一只小兜兜也得几块钱，一套绒布婴儿衫得十几块，我们买不起。眼看着一些孕妇欢天喜地地购买，从衣服到鞋袜到帽子到斗篷，我心里面难受极了。用钱的日子还在后边呢！这么一想，心里更加难受得隐隐作痛。有生以来，我是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没钱是多么叫人伤心。

另外的困难也不比钱的困难小到那里去。比如孕期的恶心呕吐也是件万分可恨的事。分明肚子里的孩子需要营养，可你就是吃不下任何食物。有时候想吃某种食物了，却又不能自己做，一闻油烟味就恶心就要吐。就这样，经常地饿着，特别特别地想有人问问我吃什么然后给我做一点。可是没有。我还是就这样经常地饿着，为着想吃某一口食物而觉得这个世界毫无意趣。